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何均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田制

昔黄帝之有天下也畫野分州列為萬國周公小司徒之職有井邑丘甸之制以建民中以裁軍賦公羊所謂頌聲作一而作孟軻亦稱仁政自經界而始皆井田之謂也及戰國異政謀臣變古王制既壊兼并遂起歷

世彌久因時立法或限以自占之數或差其命秩之品原其創制改作之意率以敦本革弊為念蓋將禁抑豪侈惠綏困窮在上者之心亦已勤矣然其舊典斯廢大道云喪命令之出姦詐隨生雖齊之以刑亦不能勝矣故周之中正墜而莫舉漢之極弊邈不能及焉

堯遭洪水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分別疆理）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兖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田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

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也厥田惟下下第九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踈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周平土之法以為理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也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

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
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
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
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
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
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
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足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

四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主也大司徒之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五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三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上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為造都鄙也釆地制汙田異於鄉遂也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馬孟子曰夫仁政者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而當一井今造都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者夏少康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凡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理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同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一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邑方二里四邑為丘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理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稱萬井立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

四夫出田稅三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理洫三千三百井三萬三千四百夫理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令止於都者釆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凡貢山澤之財賦謂出車徒給征役也

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稅也物物色之亦知其所宜地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

之田任畺地謂𢘅里者若今邑居之里矣𢘅人居之里城里居也圃植果蓏之屬農於秋中為場桑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者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國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畆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也天子使大夫理之自此外餘地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也小都者卿之采地大都者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人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而其所生育職貢止於是

上田夫百畆中田夫二百畆下田夫三百畆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

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其厚薄也）農夫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也）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瀉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确瘠薄之田也）人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強所之令習事也）

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李悝文侯臣也）以為地方百里

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升當言三斗謂致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

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韓魏趙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又載秦孝公用商君壊井田開阡陌急耕

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帝雄諸侯然工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王欽若等曰按史記云秦昭襄王四年爲田開阡陌今兩載之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不合謂不朝會小者曰附庸附庸

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因夏爵三品之制也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男二百里其次元士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有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羣臣不為王治民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

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

在官謂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千萬億一萬億畝九州大計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受民也山足曰麓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二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三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千里者為方

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其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武帝詔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馬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内皆不得有三也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又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歳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

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為穀子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足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也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畮漢時三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過常縵田畮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為甽者也善者倍之善為甽者

又過縵田一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亦謂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趨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王欽若等曰先史失其姓教過以人輓犂輓引也過奏光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而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

因令於壖地為田也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公田優之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長掖縣也是時有甲卒也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成帝時安昌侯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皆類此而人稱困矣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

治廼可平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不為作限制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重難也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詳謂死盡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

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丁傅及董賢兩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不行

平帝元始中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

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三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據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戸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民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嘗有更賦罷癃咸出雖老病者復出口筭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地

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切
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
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錯置
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
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
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中郎區博諫莽曰區姓也音一侯切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
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
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

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復音扶目切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廼下書曰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以天下墾田多不實又戶口年紀互增減詔天下諸州郡簡覈田頃人戶年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

死
和帝元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頃一十三畝八十步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冲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八十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

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族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驍基彊弩司馬羽林

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
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
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
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九品一戶
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又制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
十畝丁女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宋武帝孝建三年制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

僮附業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乃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治之深弊也又宜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簡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判革立制五

條凡是山澤先甞熂爐種養竹林雜果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甞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品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卜貲簿若先已占山澤得更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明帝泰始三年復郡縣公田

梁高祖大同七年十一月詔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没入者公收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就税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以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

後魏大武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内之人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

牛種田二十畆償以耘鋤功七畆如是為差至於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畆老少者償以鋤功二畆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畆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大平真君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畆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畆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畆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

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見人倍田分于數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各依根限三年種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當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

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列給麻田十畆婦人五畆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須疾者各受一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田常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受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

遷者則以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減分家桑之鄉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畒以為居室奴婢五口一畒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𦬆五分畒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陪從陪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常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陪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

公田以供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所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别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文成時主客給事中李安世以民困饑流散豪戶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末田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便土不曠功民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豐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

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子孫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殖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冢近引新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

審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擭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戸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絶望於覬覦守分之事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

孝文帝太和元年冬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論百代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曁季葉斯道淩替富強者並兼山澤貧弱者望絶一廛

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身或因饑饉
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
循行州郡與守均給天下之田授以主業以充為勸課
農桑興萬民之本
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詔依准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
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弱罪
有常行比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令十月普令轉授
成丁而受丁老而退不聽賣易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畆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西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

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
墾田者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
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
下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下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
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
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
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
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

之限非地田者悉入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强弱相凌恃勢侵奪富者連畛踰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從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民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田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不問貧賤一人一頃以共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買賣遷鄴之始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貿易又天保之代曾遥壓首

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横賜諸貴亦已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户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購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者貧户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亦有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

遊乃至賣其口以供税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
慰逃散假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之一無懸聽
其賣帖園田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諸田亦與良人相
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
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
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
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寛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王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民田有不贍帝然之竟寢威議

十四年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煬帝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
一頃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也千五百二十六則戶合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論時政上疏曰
竊見天下所箇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更合所
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有優矜即此輩僥倖若
全徵課稅即目擊未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
且望從寬鄉有剩田州作法竊計有剩田者不減三四

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給其剩地者三分請取一分已下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已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畒充宅并為造一兩口屋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畒已上為田任其自營種卒其戶於近坊更供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足計早收一年不減一百石使納隨近州縣除役三百六十日外更無租

稅既是營田户且免征行安樂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計別三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一年還出兩石已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為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廪日殷久遠為便其狹鄉無剩地客户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寛不必須要留住若寛鄉安置得所人皆恱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塗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寛處倉儲既實水旱無憂

二十三年九月詔曰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頻有處分不許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貧人失業豪富兼并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勅罪

二十五年制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唐蓋具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録不可悉載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幼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合給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黄小

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戸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寛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寛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寛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也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郡侯若職事官從三品各二十頃縣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五頃

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畆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畆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勲具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回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

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寛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寛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内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也）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内有

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為寛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寛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畒每三口加一畒賤口五口給一畒每五口加一畒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驛

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處匹别各減五畝其傳遞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寛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也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寛制其賣者不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輙賣買財没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

事没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
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
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入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
其身諸田不得貼債及質違者財没不追地還本主若
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債及質其官人永業田
及賜田欲賣及貼債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
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
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

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寛弛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矣

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内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天寶十一載十一月乙丑詔曰周有均土之宜漢存墾田之法將欲明其經界定其等威食禄之家無廣擅於山澤貿遷之伍罕爭利於農收則歲有豐穰人無胥怨永言致理何莫繇兹如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併莫惟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

置收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業違法賣買或改籍書或云典貼致令百姓無處安置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遠近皆然因循亦久不有釐革為弊慮深其王公百官勲蔭等家應置庄田不得踰於式令仍更從寛典務使弘通其有同籍周朞以上親俱有勲蔭者每人占地頃畆任其累計某蔭外有餘如舊是無勲蔭地合賣者先用鐵買得不可官收限勑到百日内容其轉賣其先不合蔭又蔭外

請射兼借荒及無馬置牧地之内并從合蔭者並不在
占限官還主其口分永業地先合買賣若有主來理者
其地雖經除附不限載月近遠宜並却還至於價值准
格並不合酬備既緣先已用錢審勘責其有契驗可憑
特宜官為出錢還其買人其地若無主論理不須收奪
庶使人皆摭實地悉無遺百姓知復於田疇蔭家不失
其價值此而或隱罪必無容又兩京去城五百里内不
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過五頃已上十頃已下其

有餘者仰官收應緣括簡共給授田地等並委郡縣長官及本判官録事相知勾當並特給復業並無籍貫浮逃人仍據丁口量地好惡均平給授便與編附仍放當載租庸如給未盡明立簿帳且官收租佃不得輙給官人親識工商富豪兼并之家如有妄請受者先決一頓然後准法科罪不在官當蔭贖有能糾告者地入糾人各令採訪使按覆具狀聞奏使司不糾察與郡縣官同罪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及諸射兼

借公私荒廢地無馬妄請牧田併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輙有違犯無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録奏取處分又郡縣官人多有任所寄庄言念貧弱慮有侵損先已定者不可改移自今已後一切禁斷令所括地授田務欲優矜百姓不得妨奪致有勞損客戶人無使驚擾緣酬地價值出官錢支科之間必資總統仍令兩京出納使楊國忠充使都勾當條件處置凡在士庶宜悉朕心

十四載受田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其載戶八百九十餘萬計定墾之數每戶各一頃六十餘畝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併所以逃散莫不繇兹宜委縣令切加禁止若界内自有違法當倍科責五月十一日勑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徵不得卒攤隣親高戶

廣德二年四月勑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

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已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却還限任别給授

大歷元年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時宜招綏使安鄉井其逃戶復業者宜給復二年不得輒有差遣如有百姓先貸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

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
國用詔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為非便皆寢不下
憲宗元和四年十二月監察御史裏行元稹牒同州奏
均田狀當州自於七縣田地數内均配兩税元額頃畆
并請分給諸色職田州使官田與百姓其草粟脚錢等
便請於萬戸上均䘚又均攤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及
時放百姓税麻并除去斛斗錢草零數等利宜分析如
後當州兩税地右件地并是貞元四年簡責至今已是

二十六年其間人戸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侵沙苑側近日有磧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頭徵卒其間亦有豪富兼併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纔稅二三致使窮獨逋亡賦稅不辦州縣轉破實在於斯臣自到州便欲差官簡量又慮疲人煩擾昨因農務稍暇臣遂設法各令百姓自通手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百姓等皆知臣欲一例均平所通田地畧無欺隱臣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戸荒

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稅額地數

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數抽稅自此貧富强弱一切

均平徵斂賦租庶無逋欠三二年外此州實冀稍較完

全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等

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

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

粟三斛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

又頃百姓變米雇脚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徵既

緣差税至重州縣遂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村
鄉被配一畝二畝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頭出税者
其公廨田官田等所税輕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抑配
百姓租田疲人患苦無甚於斯伏准長慶元年七月赦
文京兆府職田令於萬戶上均配正與臣當州事宜相
類臣今因重配元額税地便請盡將此色田地一切給
與百姓任為永業一依正税粟草及地頭榷酒錢數納
税其餘所欠職田斛㪷錢草等只於夏税地上每畝各

加一合秋税地上每畝各加六合草一分其脚錢只收地頭榷酒錢上分蘿充數便足百姓元不加配其上司職田合變米送城者比縁百姓出車牛及零碎舂碾動踰春夏送納不得到城臣今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為變碾取本色脚錢州司和雇情願車牛搬載差綱送納計萬戶所加至少使四倍之稅永除上司職禄及時公私俱受其利當州供左神策郃陽鎮軍田粟二千石右自置軍鎮以來准勑令取百姓高荒田地一百頃給

充軍田其時緣田地零碎軍司佃田不得遂令縣司每畝出粟二㪷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秋稅上加配偏當重斂事實不均臣今已於七縣應稅地止量事配率自此亦兾均平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稅又准元和十三年勑緣夏陽韓城兩城残破量減逃户率稅每年攤配朝邑澄城郃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貫九百二十一文斛㪷三千一百五十二石一㪷三升三合草九千九束零並不計臣今因令百姓自通田地落

下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差科當州
稅麻又當州從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畒四壠每
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斤四兩充州司諸色公
用臣昨因均配均稅簡尋三數十年兩稅文案只見逐
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為復數外既無條勑可
憑以今一切放免不稅當州所徵斛㪷并草及地頭等
錢奇零分數又從前所徵斛㪷升合之外有抄勺圭撮
錢草則分釐毫銖案牘交加不可勘筭人户輸納元無

奇零㽦數所成盡是姦吏欺沒臣令所徵斛㪷並請成
合草亦並請成束錢並請成文在百姓分數元無所加
於官司簿書永絶姦詐其㽦數粟麥草等便充填所欠
職田等數其錢當州每畒元稅二十文三分六釐人戶
納二十一文釐數臣令只收元納二十一文釐零數將
充職田脚錢二千六百餘貫便足更不分外攤徵迴姦
吏隱欺之贓除百姓重斂之困如此處置庶有利宜以
前逐件謹具利宜如前其兩稅元額頃畒并攤配職田

分數及𧾷文分合等草錢斛㪷數謹具後件分析以前
件如前伏以當州田地𨰹鹵瘠薄兼帶山原通計十畆
不敵京畿一二加以簡責年深貧富偏併稅額已定徵
率轉難臣昨所奏累年逋懸其弊實繇於此臣今並已
均於稅又免配佃職田里閭之間稍合蘇息伏緣請配
職田地充百姓永業事須奉勅處分兾永有遵憑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勅節文應諸道管內百姓或因水
旱兵荒流離死絶見在桑產如無親承佃委本道觀察

使於官健中取無庄田有人丁者據多少給付使與公
驗任充永業不得令有力職掌人妄為請射其官健仍
借種糧放三年租稅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難窘
豈至流亡將欲招綏必在資産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
為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
失人户或恐務免正稅減尅料錢只於見在户中分外
攤配亦有破除逃户産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户每年加

配流亡轉多自今已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逃戶並委觀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鄉詣實簡勘桑田屋宇等仍勒長令切加簡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徵稅有餘即官為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即與收貯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年已後二年不歸復者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驗任為永業其逃戶錢草斛㪷等就留使錢物合十分十三分已上者並仰於當州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䰟正員官

吏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乗作人課等錢仍本戸歸復日漸復元額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戸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時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繇等計會推云代納税錢悉欲砍伐毁折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鄉村老人與所繇并隣近等同簡校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隣人及無田産人且為佃事與納税如五年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為

主逃戸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
戸未歸五年不得輙有毀除斫伐如違犯者據限口量
情科責幷科所縣等不簡校之罪
懿宗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
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承前赦文便為佃主不在
論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夏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戸自供手
狀具頃畝多少仍以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手狀送

於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簡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保内陳告其田並令倍

長興二年六月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畒有司者排段簡括自今年起為定額

九月戊子午前鄜州縣令竇延岡上利見營田務有元屬田戶一任管係如是後來投務乞行止絕勅旨凡致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實紊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

令郤還本縣應諸州府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及召
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官吏并投名税户重加懲斷
三年二月樞密使奏城南稻田務每年破錢二千七百
貫獲地利纔及一千六百貫所得不如所亡請改種雜
田三司使亦請罷稻田欲其水利併於諸碾以資變造
從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諸處籍沒田宅並屬户部除賜功
臣外禁請射

晉高祖天福三年六月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臣竊見所在鄉村浮居人戶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產業微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捨所居却思他適覩茲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卹之門徒有招攜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特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閑荒地一任百姓開耕候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即許

縣司量户科徭如未及五頃已上者不在捶撻之限則致荒榛漸少賦稅增多非唯下益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左補闕淳于希顔上言竊以久不簡田且仍舊額無妨耕稼雖知有勸於農民復恐不均於衆望三五年中時一通括兼以州縣遭水旱處比有訴論差使封量不宜便有出剩請今後差官能敷元額已不虧官凡出剩求功請不收附所以知朝廷愛民之意

焰物之仁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戊寅朔勑京兆府耀州庄宅三百渠使所管庄宅並屬州縣其本務職員節級一切停廢除見管水磑及州縣鎮郭下店宅外應有係官桑土屋宇園林車牛動用並賜見佃人充永業如已有庄田自來被本務或形勢影占令出課利者並勒見佃人為主依例納租條理未盡處委三司區分仍遣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專往點簡割屬州縣

十一月勑廢衛州共城縣稻田務並歸州縣任人佃蒔宜令户部郎中趙延休往彼相度利害及所定租賦聞奏先時三司奏年課無幾官牛疫死因廢營田故有是命

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乙未詔曰起今後應有逃户庄田並許人請射承田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内本户來歸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園并交還一半五周年内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庄田除本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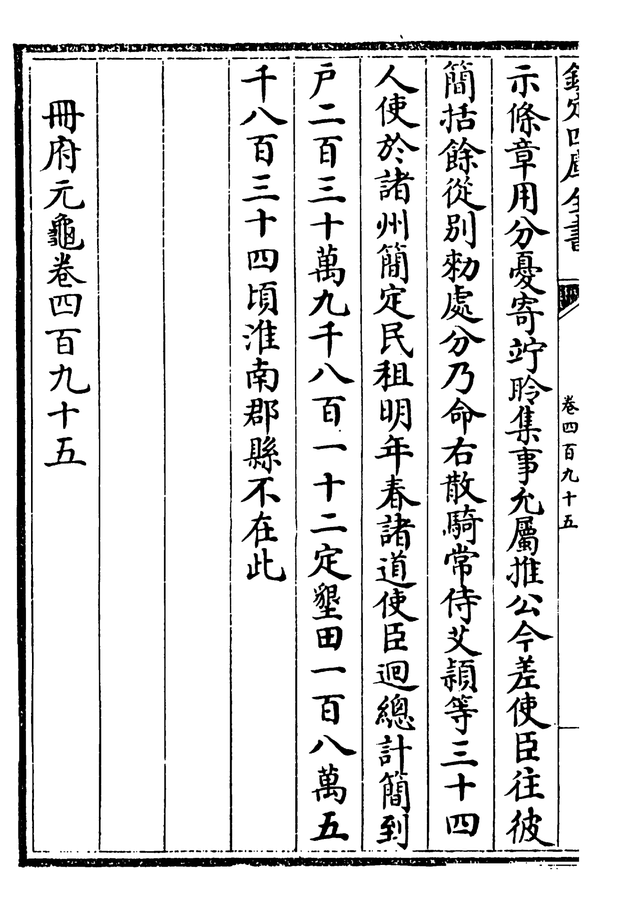
墳塋外不在交還之限

五年八月庚子命殿中侍御史張譪於京城四面按行稻田之地

十月庚寅命殿中侍御史張譪於鄭州界制置稻田是月周世宗因覽唐同州刺史元稹均田之法始議重定天下民租中命纂其法制繕寫為圖遍賜於諸侯詔曰朕以寰宇雖安烝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校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校

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裂素成圖直書其事庶公王觀覽觸事經心利於國而便於民無亂條制背於經而合於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務濟世緊乃勲舊爽庇黎元令賜卿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

是月賜諸道詔曰朕以干戈旣弭寰海漸寧言念黎元務令通濟須議普行均定所貴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理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



示條章用分憂寄竚聆集事允屬推公令差使臣往彼簡括餘從別勑處分乃命右散騎常侍艾頡等三十四人使於諸州簡定民租明年春諸道使臣迴總計簡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墾田一百八萬五千八百三十四頃淮南郡縣不在此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五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河渠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自三五之世物有其官少皡之後是爲玄𦣞世不失職至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乃錫封於汾州皆勤職於水者也大禹時乘四載以救方割之患隨山浚川通道陂澤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烝民

乃粒無復水患班固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而河為宗自漢文之代始潰金堤及武帝元光中復決瓠子自時厥後頗多災害故賈讓陳其三策桓譚言其兩便亦各一時之事也至於決漳以溉始於史起引渭而漕由夫鄭莊皆澤被於當時功濟於異代後之賢者多興水利魏晉而降實繁有徒其有田不償種岸或奔潰功費居多績用不就者亦云衆矣斯皆國家之利害故廣記而備存之

夏禹堙洪水十三年堙塞也洪水汜溢疏通而止塞之堙音因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毳亦如箕擿行泥上毳音茅絶之絶謂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上山行則檋檋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曰檋木器如今輿牀人舉而行也檋音居足切以別九州分其界隨山浚川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也任土作貢通九澤度九山通九州之道及障其澤商度其山也度音大各切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羨讀與衍同音弋戰切惟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導治也引也從積石山而治引之令疏通也及盟津雒內至於大伾內讀曰納伾音皮鄙切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難以行平地急流曰湍悍勇也湍音他端切數為敗迺釃三渠以引其河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三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則漯川也釃音山支切漯音它合切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播布也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蜀守李冰鑿離𩁹𩁹古堆字避沫水之害沫音本末之末沫水

蜀西南徼外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溉淮也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渠溝甚多然莫足數也

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也

西門豹魏文侯時為鄴令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以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

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絶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絶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治馳道合三渠為十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昔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初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秦息滅韓之計也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間音居莧切其下亦同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中讀曰仲即今九嵕之東仲山

也邸至也並北山東注雒三百餘里並音步浪切雒中即馮翊漆沮水欲以溉田中作而覺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曰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注引也閼讀與淤同音於據切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史起事襄王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

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畞賦田之法一夫百畞也鄴獨二百畞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趙惠文王二十四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潰横決也金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於是

東郡大興卒塞之

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輙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奉音捧用切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武帝紀又載元光三年五月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年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宫氾音敷劍切

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異時往時也六月罷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切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帝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武帝紀又載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番係為河東守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切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也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而棄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不耕墾者也堧音而緣切民茭牧其中矣茭乾草也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茭音交令溉田之溉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雖從自關中而來於渭水運上皆可致之故曰與關中收穀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帝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言所收之直不足償糧之費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也以田與之其租税入少府也越人習於水田又新至未有業故與之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張湯為御史大夫時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褒斜二谷名事下御史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抵至也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即今鳳州界也回音胡為切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騎從斜下渭如此

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帝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嚴熊言臨晉民願穿雒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臨晉重泉皆馮翊之縣也洛即漆沮水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雒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徵音懲也今所謂澄城也商山之顏者譬人之顏額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領岸善推洛水岸善推也乃鑿

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潰以絕商顔下流曰潰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往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兒寬為左內史武帝元鼎六年寬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也卬謂上向也讀曰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寖古浸字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

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挈音若計切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傜

元封元年武帝既封禪巡祭山川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其明年乾封少雨乾音干帝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帝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湛讀曰沈沈馬及璧以禮水神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寘音大千切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

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淇園衛之苑也樹竹塞水決口稍稍布插安淇之水稍弱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石故謂之揵揵音其偃切帝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廼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盡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鑿山以填河也已止也言用功多不可畢止也吾山平兮鉅野溢瓠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魚弗鬱兮柏冬日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湧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苦也柏讀與迫同弗音佛正道弛兮離常流言河道皆弛壞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也沛音普大切不封禪兮安知

外言不因巡狩封禪而出則不知關外有此水皇謂河公兮何不仁皇武帝也河公河伯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齧桑邑名為水所浮也漂久不反兮水維緩水維水之綱維也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歌有二章曰河湯湯以下是其一故云一也潺湲激流也湯音傷潺音士連切湲音于權切北度回兮迅流難迅疾也搴長茭兮湛美玉搴取也茭草也音交一曰茭竿也取長竿樹之用着石間以塞決河也竹葦絙謂之茭也所以引置玉石搴收也絙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茭字宜從竹搴音騫茭音交湛讀曰沈絙音王登切河公許兮薪不屬草燒故薪不足也沈玉禮神見許祐福但以薪不屬逮薪不屬兮衛人罪陳郡本衛地故無功也屬音之欲切故言此衛人

之罪也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燒草皆盡故野蕭條然也噫乎歎辭也噫音於期切隤林竹兮揵石菑隤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也石菑者謂重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重取音側其切義與種同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盩厔有靈軹渠武帝穿左扶風有成國渠在陳倉首受渭東北至上林入蒙龍渠漳音韋水出韋谷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鉅定澤名也泰

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它川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白姓也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谷口即今雲陽縣治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黍禾水停於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言此兩渠饒也

延年齊人也史不得其姓時武帝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准高下開大河上領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不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書奏帝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廼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屯音大門切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屯氏河乃置屯州謬之甚矣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無水憂

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直當也恐水盛隄防不能禁廼各穿渠

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屯氏河絶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傾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能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

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浚謂治道之令其深也又其口所居髙於一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河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白白於天子也

度音大各切遣行視行音下更切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言國家少財役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潤帝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遣水之使存給也調音徒釣切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一船為一艘音先勞切其字宜從木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

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命其為使而塞河也延世字長叔犍為資中人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帝曰東郡河決漂流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取切下云非受平賈為著外繇其義亦同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功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

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馬言延世受馬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馬言延世之功反不如馬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河氷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耳又云三月桃華水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羡音戈繕切淤音於庶切如此數郡種不得下種五穀之子也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

於事宜遣馬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乘馬姓也乘音食登切延世與馬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壞毁也音怪極窮也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商度也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馬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賈音價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鐫謂琢鑿之帝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

益湍怒為害甚於是故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湓踊也音普頓切）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圖謀也行音下更切）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防救水歲三萬人以止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城平

東光鬲界中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城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城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禹治成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鬲津言其隘小可鬲以為津而渡也鬲與槅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河為中國之經瀆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横流漂没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

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嘗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帝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

哀帝初平當為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

尉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隄防雍塞之文雍讀曰壅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明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民吏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遺流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震之處皆度而治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切度音大各切大川無防小

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停水曰汙音一胡切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决之使道道讀曰導導引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瀕音頻又音賓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之田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山相屬（之欲切）民居金堤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堤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賦民（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

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内黄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平剛者激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工歷切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觀縣名也音工喚切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

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廬舍冢墓以數萬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闢同闢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一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奸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安民安千載無患故謂

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門南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視水勢南七十

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今礫谿口是也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言作門通水流不為害也礫谿即水經所云涕水東過礫谿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音仰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股支別也

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罷讀曰疲此一害也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也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此一利也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秔謂稻之不粘者也音庚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

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隄閼凡數十處閼所以壅水音一曷切以廣溉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關並平陵人為長水校尉並字子陽材智通達王莽三年河決魏

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王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水時本空北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猥多也少稍自索索盡也音先各切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使長安張戎字仲功習溉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

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髙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

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曲已為海所漸矣漸進也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東北北去周普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空猶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徒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依縣

官而為之作迺兩便言無産業之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具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又按地理志云南滎陽有浪蕩渠首受泲東南至入須過郡西行七百八十里陳留郡封卯有濮渠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三百三十里春秋傳敗狄于長丘今翟渠是常山郡蒲吾有大白渠會㳂郡句章渠水東入海張掖郡鑠得縣有千金渠西入澤羌谷鑠音鹿

後漢光武建武初漢王梁為河南尹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為濟南太守

張純為大司空建武二十四年請穿陽渠引雒水為漕百姓得其利

明帝永平十二年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汴渠即浪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二里過汴以東積石為堤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作

十五年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崖

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他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强則右隄傷左右俱强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决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東過雒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民無令豪右得

因其利庶繼世宗鄧子之作王景者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諸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楊武令張汜上書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鄧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

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役力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常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遂發卒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塞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史如西京舊制成帝時河決大壞汎濫青徐兖豫四州畧偏乃以校尉王延世領河隄謁者秩十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輔掾屬為之景由是知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廵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隄謁者賜車馬縑錢二千

和帝永元十年春三月壬戌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

安帝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西門豹為鄴令發人鑿十二渠引水灌田所鑿之渠在今相州鄴縣西臣欽若等按漢書溝洫志史起云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此云豹分漳水為支渠未詳孰是二月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溉灌官私田　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二派北溝即智氏故渠也其溝乘東北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水所修溝渠即謂此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遣守官令之鹽監穿渠為民興利　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城監也

獻帝建安七年正月曹公至浚儀治睢陽渠

十一年八月三郡烏丸數入塞為害曹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　泒音爪　名平虜渠從泃河口　泃音句　鑿入潞

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八年九月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魏文帝黃初六年通討虜渠臣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明帝青龍元年司馬宣王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峽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初宣王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大佃於淮北復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京師農官屯兵連

屬焉鄧艾傳又載宣王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宣王因欲廣田積穀為兼併之計乃使鄧艾行陳潁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以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臣欽若等曰開渠史不書月

賈逵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

吳景帝永安三年三月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薛瑩為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後王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

晉武帝泰始十年光禄勲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臣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孔愉為會稽内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毛穆之為桓温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温伐慕容暐使

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水會於濟川

前秦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隄通渠引瀆以溉舄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宋世祖鎮襄陽以劉秀之為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畝堰久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壅部繇是大豐

南齊沈瑀為揚州部傳從事剌史始安王遥光令瑀專

治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旅以為艱難
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
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
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
復使沈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
之
梁高祖天監四年二月遣衛尉楊公則率宿衛兵塞洛
口

十三年作浮山堰王欽若等曰史不書月

普通六年五月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

大通二年二月築寒山堰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六